

《孫子兵法·兵勢篇》通詮：文本釋義與戰例引證

厲復霖 康經彪 張文杰

陸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兵勢」為《孫子兵法》第五篇，上接「軍形」，下連「虛實」，有承先啟後的作用。此三篇可加以連貫，成為一個體系。而就邏輯而言，「勢」出於「形」，「形」為靜態，「勢」為動態，由靜而動，此順序排列亦非常自然。「形」意味著敵人不可勝我的萬全部署，「勢」意味著我必勝敵的攻擊動作，軍隊之態勢，若平靜無變化，則不能發揮任何決定性的力量。因此「形」與「勢」實為一體之兩面，一靜一動，寓動於靜。「形」、「勢」之運用，實為作戰之本，能善用「形勢」，必能發揮最大力量，這也是國軍面對數倍於我之假想敵的制勝之道。本文作者在國軍基礎校院執教「孫子兵法」、「戰爭史」課程多年，希望透過兵法原文、各家註解、論點分析與戰例的交互論證，探討古代兵書應用於戰場的實例，同時藉由閱讀兵法時口誦心惟的歷程，方能有得於心，成為內化於己的知識，而後能靈活運用於現代戰爭中。

關鍵詞：孫子兵法，兵勢篇，戰爭史，馬陵之戰，白登之圍

一、論「兵勢」

東漢曹操曰：「用兵任勢也。」[1]

宋張預曰：「兵勢已成，然後任勢以取勝，故次形。」[2]

清夏振翼曰：「兵勢者，破敵之勢也。…勢，欲其奮，所以使敵莫禦也。」[3]

民國蔣百里曰：「勢者，即詭道。…此篇專論奇正之詭道…。」[4]

由以上各家論述可知，〈兵勢篇〉旨在探討如何透過創機造勢來形成有利的戰略態勢。

《孟子·公孫丑篇》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農耕器具），不如待時。」亦可知「乘勢」及「待時」的重要性。

本篇內容可區分為三個主題：

（一）「知勢」（兵勢是什麼）；

（二）「創勢」（如何創造有利態勢）；

（三）「任勢」（如何運用有利態勢）。

此處所講的「勢」有三個概念：

（一）「勢」的一般概念：「盛力，權也。」（《說文新附·力部》）「勢」的本義為權力、權勢。引伸有威力、能量之義→運動之力，一種突發的衝擊力量，如「水勢」、「火勢」、「風勢」；其次是力的展現，如流水之於行船，風向之於風箏，是蘊藏在宇宙萬物裡的「潛能」；還有是動作的狀態→態勢，如「手勢」、「軍事態勢」；可作為形貌之義，如：「山勢」、「地勢」；最後是情形、狀況→政治、軍事或其他社會活動方面的狀況，如：「時勢」、「當前局勢」、「趨勢」等。總之，「勢」是力量的象徵，靜止時是威懾的力量，運動時是衝擊的力量。

(二)「勢」的軍事概念：

1.敵我雙方軍事情勢。《三國演義·第四十六回》：「為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利，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

2.兵力部署情況。《韓非子·十過》：「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

3.用兵佈陣。《南史·曹武傳》：「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末遂封侯富顯。」

4.猶兵(軍)力。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一：「陝西四路，自來只為城寨太多，分卻兵勢。《清史稿·饒餘敏郡王阿巴泰傳》：「兵勢單弱，不能長驅。」

(三)孫子論「兵勢」：

由軍隊之靜態基礎(「形」；萬全的部署，威懾力)，迅速運動(奇正之用，衝擊力)，所造成的威力，稱之為「兵勢」。「兵勢」是一種客觀的「潛能」，不分敵我的存在，可為任何一方所用。

綜合而論，「勢」是以軍事實力為基礎，藉由兵力部署與運用(奇正、詭道)所形成的破敵態勢，也就是「戰略態勢」。將帥在擁有一定的軍事實力的基礎上，要充分發揮作用，而造成一種「勢險節短」能戰勝敵人的態勢。聰明的人懂得去運用各種不同的勢，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稱為「勢如破竹」。孫子以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為喻，來說明「奇正」的運用，其意在申明「勢」的運用，絕非數學所可計算，亦非言語所能形容，誠乃最高之藝術。故本篇篇名，若以今日軍語譯之，可名為「戰爭藝術」。

(四)〈兵勢篇〉與《孫子兵法》各篇章之關係：

1.明朝兵學家趙本學曾說：「孫子以此〈軍形篇〉次於〈謀攻篇〉之後，何也？蓋謀攻而不可得，必主用兵，主兵之道，「形」與「勢」最為首務。故以〈軍形篇〉

次〈謀攻篇〉，而〈兵勢篇〉次於〈軍形篇〉。」

[5]

2.近代兵學家蔣百里對於「兵勢」的解讀是：「勢者，即詭道。然詭道之界說有二：一曰奇正，一曰虛實。此篇專論奇正之詭道，以兵勢不過奇正一句，為一篇之綱領也。」[6]本篇與上篇(〈軍形第四〉)、下篇(〈虛實第六〉)連貫成一個用兵規則的體系：〈軍形〉：軍隊動能所積蓄的「形」；〈兵勢〉：軍隊動能釋放的「勢」〈虛實〉：軍隊動能著力點的「虛實」。因此，這三篇是不可分割的姊妹篇。

「軍形」之義專以自固(先強化軍力)，立言若以詐形反示，敵人而誤之者，則詭譎之計，精實以後之事(再造勢誤敵)。故至〈虛實篇〉而後發之(造勢之後則要知敵之虛實，以擇人任勢)，此亦序次之所在也。

二、論「知勢」(兵勢是什麼？)

孫子在〈兵勢篇〉首段提出了「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個範疇，論述兵勢是戰爭藝術的發揮。這四者的先後順序，非隨意排列，他認為在指揮關係上「分數」居首位，能否治理全軍，首先要使軍隊部署處於相互配合的有利狀態；其次是「形名」，也就是作戰隊形的排列之法，唯有陣形整齊有序、按部就班，才能攻防兼備；第三是「奇正」，也就是隨時靈活變換戰術和使用兵力；最後是「虛實」，即避實擊虛的作戰指導。在守勢作戰中運用奇正，攻勢作戰中運用虛實。「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故為將者須觸類旁通、舉一反三。

「分數」是組織編制：「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在戰爭之際，要使數百、千、萬之大軍，毫不紊亂的指揮掌握，必須要靠組織(編制)。如此即使百萬大軍也可成

為一體：意志統一，隊形不亂，指揮時能如臂使指般順暢。《吳起兵法》：「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為廝役，智者為謀主。」部隊依各人所長，分配職務，予以編組。

「形名」是指管系統：「鬥眾如鬥寡，形名是也。」指揮大部隊作戰，彷彿率領小部隊般，掌握有序，使士卒同心協力、進退有節，端賴指揮系統的嚴謹（指揮管制系統明確、暢通）。古時主帥下達的命令難以傳佈，所以設置旗幟，高舉於手中，讓將士知道前進或後退等命令，而用金鼓來節制將士進行戰鬥或終止戰鬥，則全軍皆能有條不紊、渾然一體，戰時定能摧枯拉朽。

「奇正」是戰術運用：「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奇正」為古代軍事術語，是兵力部署列陣的戰術編組與運用，只要「奇正」的戰術編組奏效，即使遭受敵人全面性的攻擊也不會戰敗。賈林註解：「當敵以正陣，取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策應配合），則常勝而不敗也。」一般說來，一般的、常規的、傳統的為「正」，特殊的、變則（變通或例外的原則）的、非傳統的為「奇」。因應瞬息萬變的敵情與戰況，必須審時度勢，戰術運用不應拘泥於「奇」、「正」，應彈性變換運用為要。

「虛實」是必勝戰略戰術：「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虛實」係指力量的強弱分佈。可為領導者盱衡情勢後，重點使用力量的一種形式部署；亦可是基於力量的節約及效益等概念所形成的戰略戰術。如果「虛實」的戰術編組奏效，敵人之攻勢不能得逞，我則適時轉移攻勢，即如以石擊卵，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這是因能洞悉敵之弱點，趁勢集中優勢兵力給予敵人致命的一擊。

表一：歷代兵書及註家對奇正的論述

註解者 ^①	正 ^②	奇 ^③	備註 ^④
《孫臏兵法》 ^⑤	形以應形（用陣形對陣形），正也 ^⑥	無形而制形（用非常規陣形去應戰常規陣形），奇也 ^⑦	依運用戰法之性質分 ^⑧
《尉繚子》 ^⑨	正兵貴先（專注於開啟戰局） ^⑩	奇兵貴後（專注於戰況變化而出擊） ^⑪	依部隊任務分 ^⑫
曹操 ^⑬	先出合戰（首先出擊與敵會戰）為正 ^⑭	後出為奇 ^⑮	依應戰時機分 ^⑯
李荃 ^⑰	當敵（正面應敵）為正 ^⑱	傍（旁、側；非正面）出為奇 ^⑲	依兵力部署位置分 ^⑳
賈林 ^㉑	當敵以正陣 ^㉒	取勝以奇兵 ^㉓	依兵力部署目的分 ^㉔
梅桑臣 ^㉕	靜（守勢備戰）為正；靜以待之（敵） ^㉖	動（攻勢制敵）為奇；動以勝之 ^㉗	依戰略態勢分 ^㉘
李靖 ^㉙	兵以前向（前進）為正 ^㉚	後卻（伴退）為奇 ^㉛	依接敵應戰策略而分 ^㉜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參考孫武等，《武經七書》，台北：華夏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孫武等，《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

三、論「創勢」（如何創造有利態勢？）

孫子認為創造兵勢（戰爭藝術化）的要領包括：

（一）兵力部署：以正合，以奇勝

孫子論「兵勢」時，首先提出一個致勝通則：「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凡是用兵作戰，都是運用正兵（常法）與敵正面交戰，然後隨戰場狀況的變化，掌握戰機，運用奇兵（變則）取得勝利。「以正合」：「以」是運用，「合」是交戰。「以奇勝」：出奇制勝，即靈活變化戰術以取勝。「勝」，克敵取勝。奇正的部署要領：無窮性，循環性→奇正相生，循環無端。

「以正合，以奇勝」既為兵力部署的致勝通則，然而要如何才能「以奇勝」呢？其關鍵是要「善出奇」才能取勝。所謂「善出奇」，是指善於應變運用奇謀妙策。孫子從「無窮性」、「循環性」來闡釋兵勢（「奇」與「正」、「常」與「變」）部署的要領。此外，又以「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五聲」、「五色」、「五味」等具體事

物現象，譬喻奇正運用之變化無窮，運用不竭的用兵理則。

(二) 奇襲：勢險節短

作戰取勝，必須在決勝點上形成兵(戰)力之優勢，然戰力之發揮，又在於如何巧妙運用「力、空、時」諸要素，而使之產生雷霆萬鈞，銳不可擋的統合戰力，以殲滅敵人。

孫子提出「勢險節短」作為闡述創機造勢的要領，並以「激水」、「驚鳥」、「張弩」、「發機」為譬喻，來說明善戰者的兵力部署，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又能掌握稍縱即逝的有利時機，出其不意，擊潰敵人。

基於「激水」、「驚鳥」這兩種比喻，孫子遂指出善戰者必須營造出「勢險節短」的有利戰勢，「勢險」始能儲蓄大量勢能，「節短」始能轉變為適當的動能(momentum)，由此可知，「勢險」與「節短」是創造兵勢的兩個連續體，不可區分為二，於是孫子又舉「勢如張弩，節如發機」為例，作為總結，以明其義。

(三) 詭道偽裝：隱真示假、毀形匿情

造勢的理則就是從「示形」達到「動敵」，再透過「動敵」達到「造勢」的結果，故孫子說：「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也。……以利動之，以實待之。」本段即孫子的「造勢」論。

而根據本篇原文，詭道偽裝又包括：「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此為戰陣「不可亂、不可敗」的二條件；另「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此為「治，勇，強」的三基礎。以及「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依序分別為「示形致(支配)敵」、「布餌(小利)誘敵」、「以實殲敵」的造勢三戰術。基此，既能運用治亂、勇怯、強弱之

變化，做為造勢的基礎，所以可以造成敵人難以辨識的假象，於是就能「動敵」。換言之，善於用勢者還須掌握以外部示形動敵有效手段。「動敵」即支配敵人，即誤導敵人，使之依我意志而行動。

四、論「任勢」(如何運用有利態勢?)

(一) 兵勢運用原理—「擇人任勢」：

「造勢」(創造兵勢)之後，就必須將此有利的情勢予以運用，稱為「任勢」。孫子的「任勢」論為「擇人任勢」。原文：「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任勢。」

1. 「求之於勢，不責於人」：

善於作戰的領導者在整個戰略戰術的形勢上，力求超越敵人，而不苛求兵員比率之多寡、素質之強弱，或責成於下級部屬。「勢」，戰勢；「責」，要求、苛求；「人」，將士、官兵、下級部隊。將士為戰勢所使，人人皆作殊死之戰，所以「善戰者」以戰勢之威力求勝，不以將士的勇怯求勝，若韓信在「井陘之戰」的背水陣，即求之於勢。事實上，戰略態勢有利，下級之戰術及戰鬥在戰略指導下，勝利公算必定增大；態勢不利，下級之戰術及戰鬥無論如何奮力，終難扭轉敗局。

2. 「擇人任勢」：

孫子的「擇人任勢」有兩層含義：(1)選擇適當的人才，充分利用形勢；(2)選擇各種不同專業的軍兵種或專長的人才，揚長避短，有效運用，構成必勝的「戰勢」。「擇」，選；「任」，運用、利用、掌握；「任勢」，即運用戰勢。應該注意的是「勢」在前，「人」在後。善戰的將帥要能謀形造勢，再選用合適的人才、部隊來任勢而為。「造勢」是高階將帥的責任，「任勢」是中階校尉的職責，高明的將帥不會求勝於人，而是先行造勢，讓人任勢而為，勝利自在囊

中。

軍隊當然要裝備好，訓練好，始克戰勝攻取；但指揮不精、運用失策，亦必致敗。相較於個人能力，孫子認為整體之勢更為重要。(1)不求於勢，專責於人之下場：楚霸王之兵非不勇也，終敗於烏江；二戰時德國之兵，雄冠全球，因希特勒不諳節短勢乃險之理，終致覆滅。(2)勢強則兵強：周文王渭水得姜尚、蕭何月下追韓信、劉備三顧茅廬得諸葛亮隆中對策，可謂擇人任勢之典範。拿破崙善識戰機，長於內線作戰，對兵勢運用有獨到之處，雖在傷亡累累、危急之秋，亦能轉敗為勝。所以勢強則兵強，勢勝則兵勝。

(二) 兵勢運用原理—以木石之象為喻：

「木石因勢而易轉，部隊因勢而易戰。」

〈兵勢篇〉末段，孫子又用比喻，即以木石之象為喻，來說明兵勢運用的原理，他說：「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任勢者」，善於運用戰勢變化以取勝者；「戰人」，以人作戰，即用兵作戰；「木石」，木頭、石頭。善於運勢作戰者，指揮軍隊與敵作戰，就好像轉動木石一樣，因勢而利導。梅堯臣註解：「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容易順著地勢來轉動），難以力移（僅憑人力難以推移）。三軍至眾（三軍部隊，是人數最多的組合體）也，可以勢戰（可讓他們憑藉態勢作戰），不可以力使（不可只靠勇力戰鬥），自然之道也（這才符合自然的法則）。」

木石是重物，無法自己移動，然而卻有其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木石會因所處的位置與形狀的不同而產生靜止或移動的狀態。處於「安則靜，危則動」，形狀「方則止，圓則行」。「安」，平穩，這裡指平坦的地勢；「靜」，安定不動；「危」，高峻、傾斜，這裡指高峻陡峭的地勢；「動」，事物

改變原來位置或脫離靜止狀態，與「靜」相對，這裡意旨滑動；「止」，停住、不動；「行」：移動、滾動。

人性與部隊行動亦如木石之性般，會因所處之位置、情勢而產生士氣與戰志上的變化。如於安地則苟且偷生，於危地則拼死力戰。善用兵者，知此勢而用之，則可轉怯為勇，轉弱為強，如《孫子兵法·九地篇》說：「兵士甚陷則不懼……不得已則鬥。」；「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就是這樣的意思。所以用勢應注意掌握「動」的因素（以動為奇），排除一切阻力，故尚圓而不尚方，選危而不選安。張預註解：「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眾，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鬪，亦自然之道。」

(三) 任勢如高山滾石：

木石本質堅硬，有殺傷的力量，但木石既然不能自轉又不能自動，如無外力左右，它是靜止不動的狀態，只有在外在的力量加之於木石的身上，促使其運動時，它才會發揮殺傷的力量，所以孫子說：「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用兵應勇猛迅捷，始可形成可畏之兵勢，始能克敵制勝。善戰的將帥所營造的兵勢，就像「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般的銳不可擋。「千仞」：古代的長度單位，八尺為仞，千仞比喻極高。我國戰略學者鈕先鍾曾引力學解釋說：「那是一種極易於將勢能轉變為動量的態勢。」[7]《孫子兵法知識地圖》作者程國政更加以詳細說明：「這符合牛頓力學第二定律（Newton's second law of motion）的能量守恆原理（ $W=mgh=1/2mv^2$ ）：『動能與位能不但可以互換，而且始終守恆。』位能 mgh 相當於『形』，動能 $1/2mv^2$ 相當於『勢』。」[8]

木石不能自轉，因置於險峻之山坡滾

動而下，就造成不可遏止之力量。置於千仞之山的圓石為「形」的基礎，「千仞之山」則是「造勢」的條件，它促使圓石於滾落時釋放出「勢」的能量，當圓石放置越高，位能越大，滾下時轉換的動能就越大，兵勢也越強，正符合「激水漂石」、「勢如張弩」的「勢險」；山越險峻，則圓石滾落的時程越短，加速度就越大，瞬間衝力也越大，又符合「驚擊毀折」、「節如發機」的「節短」。將帥若能利用地勢和時機，居高臨下，使軍隊形成一股強能與疾速，就叫善於「任勢」。從這比喻進一步來看，孫子認為要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要擅長造勢與因勢利導（任勢），必先具有「造勢」的條件，然後才有「任勢」的結果，所謂「求之於勢，不責於人」，實亦蘊含於「兵勢象石論」的隱喻裡。

五、〈兵勢篇〉與「馬陵之戰」

（一）戰前情勢與作戰構想：

戰國時期（西元前 341 年），魏惠王以龐涓為將率領大軍攻韓，韓國無力抵抗，向齊國請求救援。齊威王派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率兵十萬往救，仍採桂陵之戰（西元前 353 年）「圍魏救趙」戰略，直趨魏都大梁（今河南開封）。龐涓獲報齊軍準備襲擊國都大梁後，立即撤軍回援。魏惠王又增派兵力，以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龐涓會師十萬，東進迎擊齊軍。

齊軍進入魏境後，孫臏向田忌提出「因勢利導」——「避戰示怯、減灶誘敵、設伏聚殲」的作戰構想，分述如下：

1. 避戰示怯：

孫臏深知魏國將士向來剽悍勇敢，看不起齊軍，貶稱齊軍為怯戰無勇的部隊（「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所以不須貿然與魏軍決戰，而是應利用魏軍向來輕視齊軍和龐涓狂妄自大、

求勝心切的弱點，誤導其誤判情勢，走向錯誤（「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具體作為就是與魏軍接戰後，隨即佯敗，向北退卻，以誘敵深入，消耗其戰力。孫臏並引用《孫子兵法·軍爭篇》：「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以證其議（孫臏所言與〈軍爭篇〉內容略有不同，可查閱該篇相關內容與之比較）。

2. 減灶誘敵：

為成功引誘魏軍追擊，採取「減灶示弱」之計，以迷惑魏軍，即逐日減少駐紮營地的爐灶數量，從目前煮食十萬人用的爐灶數量，第二天減少至只足五萬人用，第三天又減少至僅足二萬人用（「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二萬灶」），營造齊軍士卒四散逃走，兵力不足的假象，使龐涓確信齊軍怯戰，可促使龐涓相信勝券在握，毫無疑慮的全力追擊齊軍。

3. 設伏聚殲：

減灶誘敵的最終目的是要誘陷魏軍到預設的伏擊陣地馬陵道；馬陵位於山谷間，道路狹窄難行，地勢險要，兩旁樹木茂密，是設置「伏擊陣地」的理想地形（「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孫臏推斷魏軍行軍速度，將於第三日晚上進抵馬陵道，準備埋伏一萬名神射手突襲殲敵。

（二）作戰經過與結果：

齊軍與魏軍接戰後，隨即佯敗退卻，龐涓見齊軍不堪一擊，立即隨後追擊，見齊軍營地遺有煮食十萬人的爐灶數量，大為吃驚，遂覺得齊軍有十萬之眾，不容小覷；追擊第二天，估算齊軍宿營地爐灶數量只剩供給五萬人用量；至追擊第三日，爐灶數更少，僅剩二萬人用量。龐涓見狀，認定齊軍怯戰，士兵逃亡情況嚴重，不禁大喜，認定齊軍怯戰，大為高興說：「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

（士兵已逃亡超過一半了）！」於是，不顧魏太子申的勸誡，將輜重、步兵部隊留置於後，只自己率領兩萬精銳騎兵，倍道兼行，快速追擊齊軍（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

齊軍於退卻至馬陵道後，孫臏判斷魏軍將於日落追至，立即命士卒伐木堵路，依計畫部署一萬名神射手埋伏於道路兩側的山上，約定以火光為號，萬箭齊發（「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並將路旁一棵大樹的樹皮剝掉，在樹幹上寫上「龐涓死此樹下」（「又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

至日暮時分，龐涓果然率軍進抵馬陵道，經長途追擊的魏軍已顯疲憊不堪。龐涓發現路旁一棵被剝掉樹皮的大樹，上面穩約有字，就命人點火照明，以閱讀樹上的文字，但他還未讀完，齊軍已萬弩俱發，伏兵四起，魏軍猝不及防，大亂奔逃。眼見無法改變局勢，龐涓只得大嘆「遂成豎子之名」，憤愧自殺。齊軍乘勝追擊，又大敗魏軍主力，俘獲魏太子申，全殲魏軍。此為歷史上著名的「馬陵之戰」。^[9]

孫臏故意示弱，使魏軍誤以為齊軍兵員減損，以引誘魏軍出擊，並在馬陵以逸待勞，痛擊魏軍，因此大獲全勝。

（三）戰例分析：

對於〈兵勢篇〉中「造勢」的「治，勇，強」三基礎，曹操曾注：「皆毀形匿情也（偽裝和掩飾自己的真實軍情）。」^[10]張預注：「能示敵以紛亂，必己之治也；能示敵以懦怯，必己之勇也；能示敵以羸弱，必己之強也。皆匿形以誤敵也（掩蓋實情以誤導敵人作出錯誤的決策）。」^[11]軍隊的治或亂、勇或怯、強或弱的情況，決定於「數」（組織編制）、「勢」（作戰態勢）、「形」（軍事實力）的優劣。夏振翼注：「奇取勝者，要在分數形名之預立。而後可以

勝敵，而不至於或失。」^[12]

1. 亂生於治；治亂，數也：

（1）嚴整才可偽亂。戰時要能偽裝混亂以誘敵，則平時必須號令嚴整，行動有序，此即「亂生於治」。梅堯臣註解：「治則能偽為亂。」^[13]杜牧註解：「欲偽為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極，非常）治，然後能為偽亂也。」^[14]

（2）組織決定治亂（組織治理）。軍隊之治亂有其產生之因素—「數」，軍隊或治或亂，因「分數」而定。具體言之，臨陣指揮調度有序還是混亂無章，取決於組織編制與組織系統的優劣變動，此即是「治亂，數也」之意。

•「數」，即首段所言「分數」，指軍隊的組織編制。「治」，嚴整有序。「亂」，散漫無序。

•張預註解：「實治而偽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部隊有嚴密的組織編制）也。上文所謂『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15]

•杜牧註解：「言行伍各有分畫（各級部隊編制確定），部曲皆有名數（各級部隊都有自己的指揮信號），故能為治，然後能為偽亂也。」杜牧舉例說明偽亂的具體方式有三：其一為「出入不時（部隊作息行動，沒有依照時間管制）」；其二為「樵採縱橫（陣地附近任由百姓撿拾木柴）」；其三為「刁斗不嚴（沒有嚴格的警戒。「刁斗」，古代軍中用以夜間巡邏敲擊的器具；形狀像鍋子或鈴鐺的樣子）」。^[16]

2. 怯生於勇；勇怯，勢也：

（1）勇敢才可偽怯。戰時要能偽裝怯懦以誘敵，則平時必須勇敢無畏，此即「怯生於勇」。梅堯臣曰：「勇則能偽為怯。」^[17]杜牧註解：「欲偽為怯形以伺敵人，先須至勇，然後能為偽怯也。」^[18]

（2）兵勢決定勇怯（戰志與士氣）：軍

隊之勇怯有其產生之因素—「勢」，軍隊或勇或怯，因戰勢而異。具體言之，士兵勇敢還是膽怯，取決於兵勢（精神力量）營造的成敗，此即「勇怯，勢也」。依據〈兵勢篇〉的諭示可知，處於「張弩」的地位必然勇，即或有怯者，亦能被激勵出勇氣；處於「張弩」標的之地位者必然怯，即或有勇者，亦將心生膽怯。李筌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失其勢，則勇者怯。兵法無定（沒有確切的用兵準則），惟因勢而成（轉化勇怯）也。」[19]王皙補述：「勇怯者，勢之變（勇怯是因戰略態勢之優劣而改變）」[20]

•陳皞註解：「勇者，奮速（奮勇速進）也；怯者，滯緩（遲疑緩進）也。敵人見我欲進不進，即以我為怯也，必有輕易（輕忽大意）之心；我因其懈惰，假勢（藉助有利的形勢）以攻之。」[21]「怯生於勇」，表面是「示弱」，意在誘使敵方驕橫輕我，而放鬆警惕，進而對我形成有利的戰機，爾後用己「勇」攻其弱處，致敵人於不利境地，直至死地。

•張預註解：「實勇而偽示以怯，因其勢也。魏將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減其灶，涓聞之，大喜曰：「吾素知齊怯。」乃倍日併行逐之，遂敗於馬陵。」[22]

六、〈兵勢篇〉與「白登之圍」

（一）戰前情勢與作戰構想：

漢高祖劉邦擊敗項羽，建立漢朝後，北方匈奴出現一位卓越的領導者冒頓單于，大肆擴張勢力。漢高祖七年（西元前 200 年），冒頓單于率領大軍，會同投降匈奴的韓王信，侵略中原，漢高祖劉邦親率領 32 萬大軍征討冒頓單于。

（二）作戰經過與結果：

漢匈交戰初期，冒頓單于採取「示弱誘敵」的策略，在幾個戰役中佯裝戰敗逃走，誘使漢軍向漠北進軍。劉邦未察覺這是冒頓的誘敵之計，故一路乘勝向北追擊。時值冬季，戰場寒風冷冽，大雪紛飛，漢軍士兵不斷凍傷，十人之中就有二、三人失去手指。

冒頓知道這種情形後，更採取進一步的「示弱誘敵」之策，於漢匈兩軍停戰整補期間，故意「匿（隱藏）其壯士、肥牛馬，但見（顯現）老弱及羸畜（老弱士卒、瘦弱牛馬）」，亦即將精銳部隊隱藏在後方，將老弱殘兵部署於陣前。與此同時，劉邦在發動決戰前，為進一步了解敵情，劉邦接連派遣十批使者前往匈奴駐地偵察其虛實，都未能詳查敵情，全都向劉邦回報可以對匈奴發動攻擊了。劉邦為了慎重起見，又派遣謀士婁敬前往敵營偵察。劉邦未等婁敬回報敵情，即率領全軍繼續北上，向匈奴駐地進軍。婁敬於漢軍行軍途中向劉邦回報偵察見解，他認為匈奴「必伏奇兵，不可擊（不可輕易出擊）」，理由是：「兩國相擊，宜矜誇，見所長（應該誇耀自己的戰力、彰顯優勢）；今……徒見羸瘠老弱（瘦馬弱兵），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故意對示弱，密伏奇兵以爭勝）。」[23]

由於大軍已經在征戰途中，劉邦又胸有成竹，故拒絕婁敬的建言，以至在白登山遭遇冒頓單于的四十萬騎兵圍困七日，史稱「白登之圍」。最後劉邦採用陳平秘計（賄賂冒頓單于妻子閼氏以及對匈奴和親及納貢策略）突圍，才得以保全而退。

（三）戰例分析：

戰時要能偽裝弱小以誘敵，則平時必須有強大的實力，此即「弱生於強」。梅堯臣註解：「彊則能偽為弱。」[24]杜牧註解：「欲偽為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彊，然

後能為偽弱也。」[25]

實力決定強弱：軍隊戰力之強弱有其產生之因素—「形」，軍隊或強或弱，因軍形而顯。具體言之，軍隊戰力是強大還是弱小，取決於力量的對比，包括兵力大小、軍兵種結構、攻守陣形、兵力部署之顯現，此即「強弱，形也」。強弱兩種戰鬥力量，或是軍隊固有的，或是偽裝出來的。

杜牧曰：「以彊為弱，須示其形。匈奴冒頓示婁敬以羸老，是也。」梅堯臣曰：「以彊為弱，形之以羸懦。」張預曰：「實強而偽示以弱，見其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馬，見其弱兵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矜誇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不從。果有白登之圍。」[26]

七、結論

「通詮」者就是閱讀無礙，望文生義，心領神會，豁然通達孫子思維理則而能運用之。作者在國軍基礎校院執教「孫子兵法」、「戰爭史」課程多年，希望透過兵法原文、各家註解、論點分析與戰例的交互論證，探討古代兵書應用於戰場的實例，同時期望兵學研究者、國軍官兵藉由閱讀兵法時口誦心惟的歷程，方能有得於心，成為內化於己的知識，而後能靈活運用於現代戰爭中。

「孫子兵法」為目前陸軍官校通識核心必修課程，「戰爭史」則屬通識博雅「軍事涵養與戰略思維」領域其中一門選修課程，這兩門課程的教學除教授文本、戰史內容外，均離不開案例分析，以驗證兵法內容、戰略思想與戰術理論，使學生得以體悟運用。「軍以戰為主，戰以勝為先」，此類課程的案例自應以戰史為基本題材。根據陸軍官校通識中心教學大綱，「孫子兵

法」課程的教學目標是「使學生了解孫子兵法在歷史、哲學、藝術、科學等各層面的體現，並藉由進一步瞭解中西戰略思想所涵蓋範疇，拓展其視野，並奠定其兵學知識體系的基礎，以利爾後繼續深造研究。」其授課內容包括：《孫子兵法》對古今中外戰略思想發展的影響、《孫子兵法》的重要內涵與實際應用等議題。[27]而「戰爭史」的教學目標之一是「期望透過史例研析，了解戰前的詳實作戰計劃及準備的重要性，進一步使學生體會適當戰略及戰術運用是戰勝的關鍵，以奠定學生未來兵學研究的基礎。」其授課內容涵括了戰爭概論、中國及西方、古代至近代等重要戰爭等。[28]兩門課程的教學方法均包括課堂講授、課文背誦、影片評析、心得報告、分組討論、論文撰寫等。

具上所述，這些課程內容的傳授若僅從概念澄清、條文解釋、理論分析是不夠的，必須檢選適切之戰史作為典範案例，透過教學活動，對戰爭性質的分析、領導將領的戰術、戰法和評價，加以闡述、論證，才能收到相輔相成的效果。戰史例證又以本國戰史為佳，因各國基於不同之歷史文化、政治地緣、軍事傳統而有所區別，面臨之戰場環境亦不盡相同，但齊魏「馬陵之戰」、漢高祖「白登之圍」由於常見於歷代各種史書、小說、戲劇等，因此是多數國人耳熟能詳的重要戰史，足堪作為「孫子兵法」及「戰爭史」課程的典範案例，藉由課堂上的議題研討與教學思辨歷程，可使學生進行廣泛討論，並將其內化為軍人戰場領導統御之元素，以期在未來任官後能夠履行盡忠職守、保國衛民的承諾，成就軍人特有的價值光彩。

誌謝

本文承蒙國防部 110、111 年度「補助

軍事院校教師（官）從事學術研究」經費支助，僅此致謝。

參考文獻：

[1]孫武等，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頁 97，2018 年。

[2]同參考文獻[1]，頁 97。

[3]夏振翼，「增訂武經註解·孫子」，台南：奉元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73，2019 年。

[4]蔣百里、劉邦驥，孫子淺說，北京：武漢出版社，頁 42，2011 年。

[5]陳曦譯注，孫子兵法，北京：中華書局，頁 57，2018 年。

[6]同參考文獻[4]。

[7]鈕先鍾，孫子三論，台北市：麥田出版公司，頁 90，2006 年。

[8]程國政，孫子兵法知識地圖，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頁 72，2009 年。

[9]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五·孫子吳起列傳。

[10]同參考文獻[1]，頁 110。

[11]同參考文獻[1]，頁 111。

[12]同參考文獻[3]，頁 80。

[13]同參考文獻[1]，頁 111。

[14]同參考文獻[1]，頁 110。

[15]同參考文獻[1]，頁 111。

[16]同參考文獻[1]，頁 111。

[17]同參考文獻[1]，頁 111。

[18]同參考文獻[1]，頁 110。

[19] 同參考文獻[1]，頁 111。

[20]同參考文獻[1]，頁 112。

[21]同參考文獻[1]，頁 112。

[22]同參考文獻[1]，頁 112。

[23]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劉敬。

[24]同參考文獻[1]，頁 111。

[25]同參考文獻[1]，頁 111。

[26]同參考文獻[1]，頁 112。

[27]陸軍軍官學校，通識中心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孫子兵法」單科教學大綱表，2023 年。

[28]陸軍軍官學校，通識中心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戰爭史」單科教學大綱表，2019 年。

The Art of War Section 5: Force- Text Interpretation and Combat Example Citations

Fuh-Lin Lih Ching-Piao Kang Wen-Chieh Chang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R.O.C. Military Academy, Taiwan

Abstract

"Force" is section 5 of "The Art of War" by Sun Tzu. It is connected to "Military Formation" and "Weaknesses and Strengths" at the bottom. It serves as a link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These three articles can be connected to form a system. In terms of logic, "force" comes from "formation", "formation" is static, and "force" is dynamic. From stillness to movement, this sequence is also very natural. "Form" means my perfect deployment that the enemy cannot defeat me, and "position" means my attack actions that will surely defeat the enemy. If the posture of the army is calm and unchanged, it will not be able to exert any decisive force. Therefore, "formation" and "force" are actually two sides of the same body, one is still and the other is moving, and movement is contained in stillness. The use of "formation" and "force" is actually the basis of combat. If you can make good use of "situation", you will be able to exert your maximum strength. This is also the way for the national army to win when facing an imaginary enemy that is several times our size.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has taught "The Art of War" and "History of War" courses at the Military Academy for many years. We hope to explore examples of ancient military books being applied to the battlefield through interactive demonstrations of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Art of War, annotations from various schools, analysis of arguments, and combat examples. Onl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reciting the principles from the heart when reading The Art of War can one gain it from the heart and become internalized knowledge, which can then be flexibly used in modern warfare.

Key words: The Art of War, Section 5: Force, History of War, Battle of Maling, Siege of Baideng

